

松龕全集

陶錫山書齋



(二)

松翁全集

卷之十一



七

松龕全集

松龕徐繼畬著

文集 卷三

致屬下十七縣書

延建邵道任內

延建邵一帶地居閩省上游萬山叢雜匪盜易藏東北則界連浙省擔匪肆行苦累行旅西北則接壤江右游手匪徒跬步卽入往往結會傳徒暗相勾結又每年茶季棚寮遍野莠良錯雜尤易藏奸其西南之永春州三屬地瘠山深素稱盜匪淵藪結隊而來率以延建邵爲取求之地沙縣永安尤溪順昌則其出入之門戶也上年年歲大稔秋冬之間頗稱安靜本年二月間順昌卽有恤餉被刦之案三月間沙縣有布店被刦之案四月間建陽有茶客被刦之案盜風熾盛已露萌芽若緝捕毫無起色必至搶刦遽起不可禦止竊思弭盜之法全在無事之時派得力之丁役水陸巡查訪外來之游匪隨時懲辦其尤要者則

在乎編聯保甲行以實心風聲既肅匪盜自然裹足一切成法講求已久服官者諒無不爛熟胸中顧或知而不爲以致接踵失事者一則簿書叢雜乏暇豫之精神一則缺分瘠苦乏巡防之經費且曲突徙薪其效不過無事而止而一切任之亦或可以旦夕無事經閱歷則總以無動爲大訪幕友則勸以息事自全此所以未雨之綢繆人人知之而不肯爲之或且視爲無事自擾者也然防範既疎宵小因而盤踞一旦越貨郊垌紛紛兔脫重案不破隨以嚴參此時覓眼購線急不暇擇甚至擲不貲之金錢而不獲緊要之一犯吏議難寬漏卮莫補狼狽情形殆難名狀卒之計其所費殆十倍於巡防而事之成虧乃不可以同日語覆轍相尋可爲太息弟承乏於茲已屆月餘才識淺短無以襄助諸君子一知半解不敢不盡其懇懇之愚思欲互相黽勉於所謂除莠安良者少效其萬分之一至州縣之萬苦萬難弟雖未爲身歷知之頗稔矧在閩省尤爲局促不量其力不原其情牌札紛行事事苛責案頭多疊故紙於吏治誠何裨益

顧處此匪盜縱橫之地不得不於艱難困頓之中講求捕治之策矧大憲鑒衡精激掣劾分明果著循聲必蒙荐剡身名俱泰尤爲諸君子致祝者也

致某方伯書

福建汀漳龍道任內

侍昨因泉州大營兵丁口糧加成分與鎮府會稟兩院憲請將漳海防兵簡汰病弱口糧加成分九月初十日奉到督憲批示如稟辦理隨復將簡汰各兵數目並挑留各兵數目具稟亦經奉到督憲批示侍隨卽行知各營並移冰案矣昨少愚奉尊處批示以海澄之兵有進剿之用准照泉州大營按七分發給此外皆一律四分現已具詳等因權衡緩急自是公允惟漳州現在防兵全聚於海澄郡城銅山三處海澄之危險固不待言而郡城距海澄四十里一水相通勢連唇齒萬不能以海澄爲征兵而以郡城爲防兵以事實論之海澄斗大之城逼隣狡寇兵止一千數百名自守不暇何暇議剿海澄一有警動則郡城之兵卽須前往赴援郡城一有警動則銅山之兵又須星夜來援勢不能強

分厚薄致令各兵怨謗侍與鎮府相商將久戍海澄之病弱各兵已裁去八百餘名現按六分給發較之原發數目並不加多現在各兵俱有鼓舞踴躍之意緣兩奉督憲批示倥偬之際但欲收拾兵心使其出力故隨即行知各營未及候省局議論今若遵尊處批府之文海澄得七分固加厚矣而郡城銅山之兵已行六分明文忽又減爲四分不特兵心解體且虞激出變故誠知不練之驕兵未必可恃然除却此兵更用何人官軍累挫之餘氣本消沮若又使之兩餐不飽隱懷缺望其見賊而卽走也可先事勞矣兩年以來當事止知調兵而不憂兵之不可用饑與寒莫之恤誅與賞莫之用其名爲兵實則市人水中已矣逆夷登陸來攻望風輒走墮名域直如彈紙此何故也今卽不能如古人之豐衣美食以養戰士而粗糲亦必使充腹布褐亦必使之蔽寒然後辛勤訓練或尙可加遣一矢若謂今日之兵卽優恤亦歸無用則海上連城將拱手而授之逆夷耶漳州此時形勢其危迫甚於泉州海澄固在虎口之中郡城亦爭呼吸

之際豈可與興化以北之海口一例而論侍在兩處每夜間登城與守陴者垂泣告語勉其敵愾其感動與否不可知聊以盡吾心焉口糧加增二分每日多得銅錢三十文或買米一升或添補寒衣一件煦煦之惠未必有補而冀其少知感激見賊時或尙有遲廻不走之人若沽名釣譽欲取媚於兵丁侍非武弁何爲出此例之困人上下同病其無可奈何之處不得不宛轉相隨且政有大體省局乃筦樞之地侍豈敢故爲異議致涉紛歧惟事關安危大計不比尋常我不能持例文而驅逆夷卽奈何持例文而苦戰士漳海防兵侍已遵督憲批示行知各營一律加成六分萬無改易之法若如局議海澄七分漳郡銅山同加七分誠爲厚幸否則俯如六分之稟亦可相安無事若將郡城銅山已行六分之後再行減爲四分則無論戰守難期且立致鼓噪之變侍雖至愚必不敢依違附合致釀禍變侍與鎮府前後兩稟並督憲批示俱已奉移伏望俯加點察着賠惟命參撤惟命頭可斷議不可改必嫌其違例要名誠不如早罷斥之

免致貽誤巖疆實爲至幸言之自知過激幸希格外原之

致趙盤文明經謝石珊孝廉書

兩兄足下英夷之亂北方想亦有聞然未能得其詳也紅毛諸部在極西北英吉利乃紅毛之最強者其國至中土七萬餘里自大西洋小西洋南洋東南洋沿海侵占之地約數十處其船最堅大其炮最猛烈自國初以來在粵東通商漸以鴉片煙愚弄中國賸其財貨萌心窺伺己非一日上年粵東查辦煙土焚其鴉片兩萬箱遂啓兵端上年夏間突陷浙之定海旋赴天津遞呈訴冤聖主意在懷柔褫兩督之職林少穆鄧解錫命琦相赴粵查辦琦相爲逆夷所愚弄弛備求和定海雖退還而旋攻陷粵東之沙角大角又攻陷虎門兵臨省會琦相逮問下獄矣山隆文楊芳三帥徂征今年四月間進兵初得小勝旋卽大敗省城幾陷不得已以白金四百萬兩賄之逆船乃退人共知爲以薪救火禍不旋踵而不料禍變之驟移於閩浙廈門者閩中咽喉之島水師提督興泉永道駐之上年

夏間曾有兩船來厦滋擾以礮擊之乃退今年顏制軍駐厦督辦經營半載安

炮四百餘門

大者萬斤

屯兵六七千不可謂之無備矣突於七月初十日逆船三十

餘隻駛入厦門開炮我兵亦開礮對擊我之鐵礮不如彼銅礮之輕靈我岸上

之炮又不如彼船中之炮之稠密相持半日大礮臺被其攻破遂致全軍潰敗

死難者一總兵

江繼雲

兩遊擊

凌志龍

一守備

王世俊

千把數人顏制軍退守同安厦

門遂爲逆夷所據弟所轄之海澄縣距厦三十餘里所駐之漳州距海澄四十

里皆一水相通直抵城下乘風順潮片帆可達向恃厦爲門戶兵皆屯於沿海

各口而兩城未設重兵一旦厦門失守強寇直逼寢門之外民心惶駭一日數

驚文武官中有將家眷偷送出城者百姓紛紛有逃亡之意弟極力撫以鎮靜

誓以死守調兵募勇運米攔港勸練諸事晝夜拮据略有頭緒人心乃漸安貼

逆夷火輪船直駛至海澄城下因水淺退去其杉板屢次窺探我兵靜伏於岸

上不肯輕動幸未失事逆夷住厦門十日其大隊駛往浙洋八月中旬重陷定

海

定海百姓兩年中遭大劫可爲悲痛

下旬陷鎮海又陷寧波慈谿餘姚逃竄一空殉難者欽

差大臣裕謙

此公豪傑之士以滅賊自任力竭而死天下悲之

總兵王錫朋鄭國鴻葛雲飛同知舒恭

受知府鄧廷彩全浙大震現命奕相

經爲揚威將軍特將軍

依順

文侍郎

爵爲

參贊率北路之兵赴浙援剿此浙江現在之情形也廈門自逆船大隊開出之後留兵船五隻據廈門對面之鼓浪嶼其貨船時往時來者五六隻我兵欲用火攻之策而逆船堅而且高礮極猛烈又散泊於海中無從下手與之相持則我兵之耗費不貲軍餉難繼此時我不動彼亦不動我一動則無必勝之策而彼或肆豕突城池有失陷之虞現奉旨派廣東怡中丞良爲欽差大臣來閩會同辦理大意先固守而後議攻然攻之之法殊無把握竟未知作何了局查逆夷船堅炮利海中斷不能與之角逐卽在海岸安炮與之對擊亦是下下之策至於登陸步戰則非彼之所長其所用者自來火之小鎗不能過四十步此外則短刀而已我兵之排鎗弓箭長矛等器彼皆無之彼又地利不熟何至不能

抵禦然乃連城失陷而陸路亦致敗潰者彼以重資買我內地之奸民爲之牙
爪我之虛實彼無不知戰則驅漢奸爲前導爲之致死而我之官兵則承平日
久人不知戰名之爲兵實則市人無紀律無賞罰見賊卽走此其所以敗也逆
夷以商販爲生以利爲命並無攻城掠地割據疆土之意所欲得者中國著名
之馬頭以便售賣其貨物耳今見官兵連年敗挫知中國孱弱無能其志愈侈
其謀愈狡非大挫其鋒其勢未有所止而水戰非我之所長倉卒無制勝之術
欲與之議和則彼且索銀一千數百萬又必索沿海各要地爲馬頭豈能聽之
耶二百年全盛之國威乃爲七萬里外之逆夷所困至使文武將帥接踵死綏
而曾不能挫逆夷之毫末興言及此令人髮指皆裂泣下雷衣弟本書迂安知
兵事大憲誤以爲有用而置之巖疆要地一年以來馳驅海岸日不暇給自厦
門失守之後則寢食不遑心力交困勞悴不堪言狀自念一介寒微曾受知遇
當此危難之際正當捐糜圖報逆夷叵測事無了期與此土爲安危與此城爲

存亡以八字自堅曰竭力盡心聽天由命如是而已幸而境土獲完身家無恙自是如天之福非弟之所敢必也家鄉路遠聞海疆之亂諸相好必深念鄙人軍書匆促中書此數紙親友之詢及者祈轉示之

上顏魯與制軍書

制軍名伯燾廣東人前任閩浙總督

前一次差回蒙以手諭下畬敬悉綠野娛情家祥蔚起雖溫公之居洛不過暫時養望而神仙境界羲皇歲月聞之令人神往來諭所云生妬者殆不虛也繼畬從事糧台承怡制軍待以國士明知苦海無涯不敢萌退諉之想五月二十四日奉部文蒙恩授廣東按察使旋閱邸抄乃知四月十七日已先授廣東鹽運使緣運便行文較遲故尚未接到也受殊恩於危難之時圖報無術不禁愧懼交集謝摺於二十七日拜發俟此間接手有人卽束裝北上迎見批摺當在衢杭一帶倘恩准入見度嶺已在梅初若徑令赴任則中秋後可抵羊城眷口擬僑寄南昌俟夷務平定再行接往伏念繼畬材本庸下蒙矜憫愚登之卓薦

一旬之內兩邀遷擢皆在珂鄉倘奉職無狀不特仰累知人之明而論者將謂吾師移荊棘於桑梓將若之何皋比伊邇一切利弊想吾師不惜煩言以申諭之也浙事已無可言五月上旬吳淞失守金陵姑蘇現不知是何情狀事勢如此正不知何時底定耳

謝劉次白中丞保薦書

本月二十四日辰刻奉到憲行部文知蒙恩提刑粵省悚惶無似竊念繼畚賦性迂拙才能不越中人自戊戌春仲來閩循分職供庚子七月調署汀漳馳驅海壖一年有半境土幸獲瓦全實由天幸得書中考亦云幸矣乃蒙列之薦牘而署之曰清廉明達有守有爲今年正月委辦糧臺復以兩言重入疏內在大臣爲國求人不能猝得其人而偶得其近似者遂不啻若自其口出在繼畚則旣慨且懼慮操作或有玷汗擔任成致顛越以遺舉者之羞而卒未敢自必其能免焉否也不意聖主旁求以信大臣者而卽信其所舉之人拔之疎賤之中

而昇以陳臬之任聞命以來屏營昕夕繼畬雖作外吏名法之學實未究心粵東古稱脂膏之地檢閑稍有不慎卽蒙垢恥又兩年以來頻遭夷難奸宄肆行干冒法紀非一日矣以繼畬才力之淺短而又處難治之地值難爲之時倘於所謂清廉明達者不能肖似而或反戾焉累知人之明而遺門下之辱者何可勝言此所以不敢以遷官爲喜而深以爲懼也繼畬謝恩之疏於二十七日拜發俟有代者卽東裝北上謹當摳謁座隅面聆提誨漢唐名賢於舉主皆崇師事之禮繼畬遷任他省無攀附之嫌謹從古義非效時趨

致土雁汀中丞書

前奉報章辱叨存注並令將地方要事直陳且曰勿爲贊語大君子之虛心求治殷切如此凡在部民誰不樂有芻蕘之獻況弟夙蒙知愛事關桑梓詎敢以世俗之淺意致飾於長者之前哉伏念敝省向來有饒裕之名士大夫之宦遊斯土者毅然矢滿載歸來之志南塘夜出習以爲常甚且昌言於廣座之中而

恬然不以爲愧民間之疾首蹙額而無所控訴者久矣近年大案疊出稍稍斂迹然染指嘗鼎之事亦尙不免自節鉞臨莅以來舉錯分明風聲清肅又且勤於咨訪幽隱畢達向之聲名不潔者皆勉自檢束圖爲晚蓋而其講操守者益爭自濯磨蓋有視盜無粟避債無臺而咬定牙根卓而不取一錢者此其人讀書而能自立非必沾沾於沽名然非大中丞之激濁揚清豈能興起若是哉官清則狼貪之胥吏虎冠之差役不敢公然搏噬而山谷耕鑿之民得以自安天日不致有鬱而不伸之氣此執事已著之成效通省士民之所周知非第一人之諛辭也此時之所宜講者惟緝捕一事耳南路之祁太榆徐平介北路之歸化城一帶盜案層見疊出向來太汾之盜皆謂出於交城之胡盧峪口北之盜皆謂出於近邊之蒙古今則與此兩項人絕不干涉皆山東人爲之省南之盜皆係賣棉線花帶或賣絨線又或跑解馬耍把戲散遊各鄉聚至二三十人則驟出行劫得贓則星夜馳回捕役無從下手眼線無從購覓其中山東人居十

之八九河南直隸人亦間入夥其有稱陝西人者詐也口北之盜皆山東騎馬賊散於各廳之村鄉店夥之黯惡者暗與通線客商往來銀錢貨物騾馬往往被刦蒙民交雜之地事隸七廳法制向本疎略盜刦之橫行無忌已七八年矣其地雖在口外而生意皆祁縣忻州之人兩地之元氣未傷所恃者東西兩口今乃竟成畏途則亦煞有關係也太汾各縣之盜案受害者當鋪富戶口北之盜受害者專在客商山東盜風承平時且甲於河北今又黃河屢決湮爲澤國者數年糧船不行水手之賦閒者以數萬計弱者轉死溝壑強者四出爲盜乃必然之勢太汾數大縣夙有富名歸化各城生意夙稱繁盛羣盜之集羶於此蓋亦無怪其然今欲就案搜捕則盜已遠颺別省捕風捉影案無破法保甲之法守望相助最爲善策然不但口北荒略之地勢有難行卽太汾富庶之邦亦難驟效盜所睥睨者富家與貧人無涉富家少而貧者多平日又不肯稍破慳囊周卹貧戶旣存幸災樂禍之心豈有被髮纓寇之救地方官雖諄諄勸諭終

亦有名無實竊以爲亡羊補牢之計必須太汾數大縣通力合作此時省中候補廳州縣人數衆多擇其幹實而能耐辛苦者每縣派一兩員帶領幹役分路赴各鄉巡查如有外省人形迹可疑者卽帶回縣中訊問並嚴諭地保董事人等遇有此等人不准容留宿食帶回之人縣中細加盤詰其神氣桀惡者不妨查案嚴訊如無可詰則備文遞回原籍數大縣如此辦理勢難盤踞猶恐潛匿於附近各大縣之旁縣則附近之各縣亦須嚴密稽查如此辦法所謂打草驚蛇雖不能捕獲一盜而風聲一播已來者必逃散未來者必裹足雖未能拔本塞源而揚湯止沸之效似可操券其所以必須委員者因各大縣案牘煩多又大半孔道疲於審讞困於應酬雖有賢能亦不能時時下鄉專辦此事又事止徙薪災非剝膚得已則已誰肯日日勞神爲此目前無效之事且一縣爲之而旁縣袖手盜之伏於旁縣者仍乘間而行劫於本縣近功小效亦且難致誰不廢然而返耶口北地方情形不同此輩聚散究在何處弟於彼處情形不熟無